

# 罗伯特·A·彼得森博士，《路加福音-使徒行传神学》，

## 第 19 节，马歇尔，《使徒行传的历史性》，

### 路加对保罗的肖像

这是罗伯特·A·彼得森博士和他对路加福音-使徒行传神学的教导。这是第 19 节，我，霍华德·马歇尔，使徒行传的历史性，路加的保罗肖像。

我们继续学习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神学，并让我们寻求主。

仁慈的父，感谢您派您的儿子来成为世界的救主，甚至是我们的救主。感谢您将圣灵送入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可以称呼您为父，父。教导我们，鼓励我们，引导我们走上正路，我们永远祈祷，通过我们的救主和主耶稣基督。阿门。

我们正在学习霍华德·马歇尔的好书《使徒行传的历史性评论》，现在我们到了《使徒行传的历史性》概述的副标题。历史怀疑论是第一个副标题，然后是《使徒行传》的历史背景、资料来源问题、路加的神学动机、《使徒行传》中的演讲，第五个是路加对保罗的描绘，《使徒行传的历史性》。在前面的部分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使徒行传》创作中显而易见的一些神学兴趣。

他们的存在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质疑《使徒行传》的历史价值。福音派学者沃德·加斯库(Ward Gaskue) 撰写了一本有关《使徒行传》的书，名为《使徒行传批评史》或《使徒行传学术研究》。沃德·加斯库，GASKUE。

19 世纪，所谓的图宾根批评学派认为，《使徒行传》是掩盖彼得和保罗之间冲突的后期尝试，据称这场冲突主导了教会的早期。《使徒行传》呈现了一幅顺利妥协的画面，掩盖了冲突的严酷现实。到 19 世纪末，尤其是威廉·拉姆齐爵士的研究者们，大力反驳这种对《使徒行传》的解读，并重申了路加作品的高度历史品质。

威廉·拉姆齐 (William Ramsey), 《圣保罗、旅行者和罗马公民》, 1895 年, 然后是 1920 年, 又是另一期、另一版。毫无疑问, 拉姆齐提出的观点比他同时代的许多人准备接受的要强烈得多, 而且他有能力对路加的历史准确性做出断言, 这超出了现有证据所能证明的范围。实质上, 20 世纪初英美使徒行传学术的主要著作《基督教的起源》中也较为温和地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这部作品的贡献者来自不同的思想流派, 并且肯定没有表现出对路加的盲目崇拜。相反, 他们以自由主义学术的标准来评价他的著作, 并且总体上认为使徒行传是一部具有相当价值的历史著作。这一判决得到了 FF Bruce 和 CSC Williams 战后评论的认可。

与此同时, 强烈的反应正在形成。在德国, 马丁·德贝柳斯在一系列文章中表达了对使徒行传历史价值更为怀疑的态度, 他将形式批评的方法应用于该书。然后是修订批评的发展, 其中强调了新约作者作为创造性神学家的功能, 自由地研究他们可用的传统。

尽管汉斯·康泽尔曼 (Hans Conzelman) 于 1954 年出版的关于路加神学的主要研究报告将注意力集中在福音上, 但它让许多读者认为路加主要是一位神学家, 而作为历史学家的形象却很差。两年后, 恩斯特·哈恩钦 (Ernst Haenchen) 出版了第一版巨著《使徒行传》注释。任何认为鲁道夫·布尔特曼代表了新约历史怀疑论终极观点的人都会大吃一惊。

汉钦的方法是, 在《使徒行传》的每一处都问路加到底想做什么? 他发现, 他可以解释《使徒行传》的大部分内容, 因为路加对早期教会进行了有益的描述, 而这些描述与书面资料毫无关系, 而是基于最微不足道的口头传说。结果, 路加的历史准确性显然被撕成了碎片。人们声称, 路加的叙述几乎没有传统依据, 充满了历史的矛盾和不切实际之处, 基本上是历史小说家丰富的思想的产物, 很少或根本不关心事实等令人厌烦的事情。

本质上, H. Conzelman 在稍后的评论中也采取了同样的立场, 尽管他的处理简短, 这意味着他的历史怀疑论似乎比 Haenchen 的更加武断和毫无根据。目前, Haenchen Conzelman 的方法似乎在大陆上占主导地位, 而且几乎没有受到质

疑。最近，在脚注中，Marshall 说，Martin Hengel 在 1979 年出版的《使徒行传和早期基督教史》中强烈捍卫了路加，并断言他与其他古代历史学家一样值得信赖。

也许不是强烈支持，但肯定比激进怀疑论好得多。历史怀疑论是我们的第一个小标题。哪些因素导致了对《使徒行传》的这种评价？首先，形式批评和修订批评相关的历史怀疑论的一般背景。

人们普遍认为，教会中保存和传承传统，然后将其写入书面的圈子是出于神学动机，因此对实际发生的事情不感兴趣，或者无法检查历史事实是什么。我们被告知，早期教会对历史不感兴趣，但这个普遍结论在逻辑上是不合理的。因此，我们上面强调的斜体字没有证明价值，并且无论如何，本质上是不可能的。

事实一再表明，神学动机并不排除兴趣，特别是当像路加这样的作家故意声明他的神学目的导致他对基督教的起源进行历史描述时。也许应该补充一点，形式批评和编辑批评是完全合法的方法，它们没有必要带有历史怀疑主义的特征。使徒行传的历史背景。

拉姆齐对卢肯研究的主要贡献之一是，他证明了路加在详细的历史背景问题上表现出了惊人的准确性。事实上，正是这一观察导致拉姆齐放弃了他早先接受图宾根人的观点，即《使徒行传》是二世纪的浪漫故事，但证据需要重新考虑，而今天，我们更有能力肯定《使徒行传》在这方面的基本可靠性。这里的主要工作是 AN Sherwin-White 的工作，他的方法目前正在由 Colin J. Hemer 进一步发展。

舍温-怀特写作谨慎，没有声称证据不足。他愿意承认路加犯了错误，但他的书的主要目的是证明路加在很大程度上准确地描述了公元一世纪的罗马场景。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如果路加对故事细节的描述是正确的，那么他对主要情节的描述很可能也是正确的。

这种方法的成果可以从 RPC Hansen 的简短但有益的评论中看出，他认为路加的历史准确性远高于德语学者通常所认为的水平。德语学者似乎普遍要么忽视

Sherwin-White, 要么认为即使作家在背景上准确, 也不一定意味着他在主要情节上准确。有人认为, 历史小说家可以不遗余力地使他的背景真实可信。

这个建议完全没有说服力。它假设路加像一位追求真实的现代小说家一样写作。这完全是不合时宜的。

它还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 即卢克的准确性延伸到了作家几乎不可能研究的琐碎细节。准确性的随意性表明它不是人为的。此外, 我们应该需要一些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路加正在写一部历史小说, 然后我们才能证明他自己声称正在写可靠的历史并证明他的准确性。

三是货源问题。使徒行传的一个大问题是很难找到作者使用的任何来源。即使我们假设这本书是保罗的一位同伴写的, 他本人直到第 16 章才出现在舞台上, 因此, 他必须依赖其他人的信息来了解前面几节中发生的事情。

J. 杜邦 (J. DuPont) 在 1964 年撰文评论道, 引用《使徒行传》作者使用的任何资料来源的定义方式, 都不可能得到批评家的广泛认同。关闭报价。DuPont, 一本书, 标题为“来源”, 第 166 页进行了总结。

随后没有发生任何重大事件来改变这一估计。人们普遍认为, 卢克成功地以统一的编辑风格隐藏了他使用的任何来源。此外, 一些故事可以进行形式批判性分析, 这一事实可能意味着作者并不依赖于直接目击者对所发生事件的描述, 而对其他故事的编辑批判性分析表明, 这些故事至少可以部分地用他自己的观点来解释。作品。

如果我们无法追踪一部所谓的历史作品的来源, 我们就没有理由相信它所包含的信息的可靠性, 即使作者是出于善意和谨慎。必须承认这个问题的难度, 但也不是不可克服的。首先, 杰维尔在《使徒行传》中关于传统问题的一篇重要文章中指出, 有独立的证据表明使徒的活动和教会的建立是构成教会传教宣言一部分的事件, 因此条件是有利于保存有关教会历史的传统。

其次, 在福音书中, 我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检查路加对其资料来源的使用。如果我们承认他利用了马可福音以及他与马太福音分享的丢失的资料, 我们就可

以看到他如何使用这些资料。事实表明，尽管他采用了一定程度的编辑自由，并且不只是逐字逐句地零售他的资料，但他对这些资料非常忠实。

“我们关心的不是卢克改变了那么多，而是他的发明太少了，”FC Burkitt 说道。关闭报价。在有相反的证明之前，可以合理地假设他在使徒行传中也有类似的行为。”

第三，杜邦的有些悲观的结论并不意味着某些有关《使徒行传》来源的理论可能比其他理论更合理。在《使徒行传》的第二部分，某些章节是用第一人称复数形式写的。使徒行传 16:10-17、使徒行传 20:5-21.18 和使徒行传 27:1-28.16。对这一现象最自然的解释是，这些章节是基于所描述事件的参与者所撰写的材料，而《使徒行传》的作者没有将风格改为通常的第三人称叙述。

人们做出了许多努力来解释这些段落。有人建议我们使用 是一种文学手段，用于海上航行或声称作者是一位游历很远、因此很有能力的作家。这样的解释并不能说明作者的诚实性，但无论如何，所得出的相似之处并不能证明这一点。

更令人信服的是，第一人称风格指向目击者材料的使用，而路加福音的读者也会这样评价它。至于使徒行传的前几章，最可能的假设仍然是路加从各个教会以及可能从故事中的一些主要演员那里获得了信息。他从耶路撒冷、凯撒利亚、安提阿等地获取情报的可能性很大。

事实上，几乎无法想象早期教会的作者不会这样做。但必须承认，路加对他的资料进行了如此彻底的研究，以至于不可能在风格上区分它们。FJ Fulks Jackson 的评价尤其适用于《使徒行传》。

“我们应该时刻记住，新约圣经的来源批评很大程度上是猜测。”引自 Bruce, FF Bruce, 《使徒行传》，第 21 页。

在个别段落中，评论家可能能够发现作者使用传统的地方。但必须记住，作者可以用自己的语言完全重写资料来源，以至于几乎不可能恢复其原始形式。在《使徒行传》中，作者自己的风格无处不在，这可能诱使学者们得出结论，认为作者并不依赖资料来源，这种危险一直存在。

必须抵制这种诱惑。马歇尔写道，在本评论的范围内，来源分析是不切实际的，必须留给更大的作品来完成这项任务。第四，路加的神学动机，使徒行传中的演讲，它们值得我们在本课程中给予比迄今为止更多的关注。

所以，这是值得欢迎的。我们已经提到了路加在使徒行传中神学存在的问题。据信，这种情况发生的主要媒介是口头内容。

英国学者普遍认为，彼得、保罗和其他人口中的各种演讲，即使不是逐字逐句的，也是对实际所说内容的记录，至少是基于传统的作品，表达了最早的基督教布道的结构和细节。CH 多德，《使徒布道及其发展》。FF 布鲁斯，《使徒行传中的演讲》。

迪贝柳斯和休·威尔金斯所代表的，声称这些演讲几乎没有任何传统依据，几乎完全是路加自己写的，反映了他自己的神学观点。这种怀疑论的依据在于对演讲本身的分析。有人认为，这些演讲的内容与《新约》其他地方可以找到的早期布道片段不符，这些演讲遵循共同的结构，但根据场合有所变化，他们的语言和风格是路加的，它们共同构成了路加神学的概要，每篇演讲都对整体效果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这些论据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有力。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在威尔金斯最新出版的书中，他不得不对他之前的言论做出一些重要的限定，并承认一些演讲比他之前承认的更有传统基础。这种思想转变的程度不应被高估，但它具有一定意义。

其次，一些学者注意到这些演讲中存在原始元素，尤其是犹太人使用《旧约》的模式。如果这些演讲是精心创作的文学作品，那么它们的风格并不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精致。事实上，它们是那种冗余和轻微的不连贯之处，标志着将传统纳入编纂框架。

第三，虽然这些演讲的结构很相似，但在具体运用上却有很大差异，而且这些演讲与《新约》其他地方收集到的早期布道证据虽然微不足道，但还是有一些一致性。人们有理由问，如果彼得没有说路加所说的那些话，他会说对犹太人说

些什么呢？很难想象他会采取与他所声称的截然不同的路线。这些观点表明，这些演讲和行为是基于传统材料，尽管它们不足以证明所有演讲都是在指定的场合发表的，这一点无论如何可能都无法得到历史证据。

事实上，有几点表明这些演讲从来都不是逐字记录。首先，大声朗读任何演讲都只需要几分钟。事实上，演讲者如此简短的讲话是完全不可能的，正如第 20 章第 7 节所示，我们读到，哦，难怪，看看路加福音，天哪，我很确定保罗就是在这里，是的，保罗与他们交谈，打算第二天离开，他在马其顿的演讲，使徒行传第 20 章第 7 节，一直持续到半夜。

我们只有几句话，这里的几句话，或者说是摘要。我们没有讲道的内容。那么，我们最多只能得到讲道内容的摘要。

是的，那里没有言语，只有保罗说了很长时间的话。其次，虽然耶稣的教导很可能被他的门徒特别记住，而且他们确实专门学习了他教导他们的一些内容，但观众记住早期基督教传教士所说的话或演讲者自己保留的内容的可能性要小得多。他们所说的话的完整记录。保罗并没有根据路司得准备好的手稿（第 14 章 15 至 17 节）讲道，也没有在事后写下他的讲道。最多也就是将大概的内容传达给路克而已。

第三，在某些地方可以证明路加并不关心逐字逐句地描述所讲的内容。天使给哥尼流的简短信息在 10 章 4 节至 6 节和 31 节中以略有不同的形式出现，随后是第 10 章。

但从 10 章 22 节和 33 节来看，很明显，天使对彼得所说的话比刚才列出的两篇报告中所包含的还要多。由此可见，路加并没有试图给出超出信息一般意义的内容。保罗归信时，天上的声音和亚拿尼亚对他所说的话也有不同的版本。

第四，在某些情况下，路加本质上不可能知道所说的内容。路加很难知道非斯都和亚基帕在他们的私人寓所里彼此说了些什么，25:13 到 22, 26, 30 到 32。基督徒也无法确切地知道公会成员在闭门会议上所说的话，4:15 到 17 日 5 点 34 分至 40 点。

在前一种情况下，路加可以表达出统治者们在公开场合的行为表明他们可能在私下说过的话。而在后一种情况下，一些来自议会的同情者可能已经向基督徒讲述了针对他们所说的话的要点。但在这两种情况下，逐字逐句地重现对话的可能性都很小。

这些评论的作用是表明路加能够并且确实为他的演讲者撰写了适当的评论，如果我们要求他逐字逐句地记录每一次演讲，那我们就对他不公平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演讲是他自己毫无根据的虚构。我们已经看到它们是基于各种原始资料。

在演讲中，路加尽力报道了早期教会传道人的言论。仍然最合理的是相信他的做法与修昔底德的做法相似，修昔底德也是被引用的人，但波利比乌斯也可以被引用。修昔底德说：“在任何情况下，将演讲逐字逐句地牢记在心都是很困难的。”

因此，我的习惯是让演讲者说出我认为不同场合对他们的要求。当然，尽可能地遵循他们真正所说的一般意义。修昔底德在他的历史1.22.1。最后是路加为保罗画的肖像。

第五。第五标题，路加为保罗所作的肖像。我们开始吧。

最后，必须提到路加对保罗的描述、他的活动和他的神学。正是这一点，也许比其他任何一点都更导致了对 X 的历史价值的怀疑。P. Wilhauer 在一篇文章中总结了针对路加的案例，该文章认为路加对保罗对自然神学的态度的表述，犹太律法、基督论和末世论与我们从保罗自己的书信中得到的画面完全不一致。这篇文章对说服学者们相信 X 的非历史性质产生了非凡的影响。然而，事实上，该案件受到了强烈的批评，并且我们认为，在 E. Earl Ellis 的简短讨论中令人信服地予以驳斥。

Paul Wilhauer on the Paulanism of Acts in SLA, 第 33 至 50 页。Ellis, 《路加福音》，第 45 至 47 页。FF Bruce 的一些一般性观察证实了这一点。

FF 布鲁斯是使徒行传的保罗，真正的保罗。BJRL, 第 58 页。这并不是说路加对保罗的描述和他自己的著作之间不存在紧张点。



这是为了确认，在我们看来，它们并没有实质性到使我们认为使徒行传是非历史的而予以驳回。讨论使徒行传的历史价值时可能会涉及到其他观点，但这些可能是最重要的。我们诚然简短的评论的效果是表明，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使徒行传》对其所报道的内容本质上是可靠的描述。

但必须指出的是，我们一直使用的那种论证并不能详细证明其历史真实性，我们也不应该对路加期望比他声称提供的更多。不能指望他提供那种拿着录音机在场的新闻记者可能获得的那种报道。即使这样的报道也可以说是片面的、具有误导性的。

他向我们讲述了早期教会的历史，该历史仅涉及其发展的某些方面而忽略了其他方面，并且是基于他可以获得的资料并以同情的方式写成的。如果我们按其本来面目来对待它，我们会比我们向作者要求他没有试图提供的东西更好地欣赏它。我至少想概述一下使徒行传的起源。

作者身份。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一直满足于用传统的名字路加来称呼《使徒行传》的作者。但新约中的作者实际上就是这个名字吗？保罗的医生、朋友和同事，歌罗西书 4:14，腓利门书 24，提摩太后书 4:11。有两种观点支持这一认定。首先，有使徒行传的内部证据。某些段落是用第一人称复数写的，对它们最合理的解释是，它们来自保罗的一位同伴的笔，并且它们被纳入使徒行传，没有改变风格，因为该资料的作者本人就是使徒行传。该书的作者。

当我们问保罗的这位同伴是谁时，我们可以排除在 X 中提到的各种人，例如提摩太、亚里达古，保罗在罗马或凯撒利亚提到的各种同伴中，如果那是监狱信件的来源地。路加是一个明显的名字。其次，有来自早期教会作家的外部证据。

最明显的证据是公元 180 年左右的伊里奈乌斯 (Irenaeus) 的著作，他声称路加是《使徒行传》中第三本福音书的作者。从此时起，这一传统得到了有力的证实。它出现在暂停教规中，即《路加福音》中所谓的反马吉安派序言中。

其他作家的证据表明，从三世纪初开始，这一传统是无可争议的。这大概可以追溯到二世纪早期。马吉安是保罗的狂热追随者，他的新约圣经只有保罗书信和一本福音书，他选择了路加福音作为他的福音书。

这很可能意味着他认为这是保罗的一位同事写的，表达了保罗的观点。马吉安并没有将《使徒行传》纳入他的正典，即所谓的正典，但他可能承认福音书是卢坎作者，这可以用来加强《使徒行传》是卢坎作者的论据。使徒行传 20:13 也有亚美尼亚语来源的变体文本，不是亚美尼亚语，而是来自亚美尼亚，而该文本又以古叙利亚语版本的使徒行传为基础。

上面写着，引用，但我、路加和那些与我同行的人上了船，引用结束。这不能说是《使徒行传》的原文，但它确实表明了早期抄写员如何解释这些小段落。有理由相信，这种解释可能可以追溯到所谓的《使徒行传》11:28 西方文本的编纂时期，该文本的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二世纪初。

过分依赖西方文本的证据是不明智的。重要的问题是，爱任纽和其他持相同观点的人的判断是否仅仅是从《使徒行传》中的一些小段落中得出的明智推论，还是至少部分地基于一些关于《使徒行传》作者身份的独立传统。在这里，有两点是有效的。

首先，我们概述的传统是无可争议的。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使徒行传作者的任何其他身份。第二，如果这个传统仅仅是从新约证据中推论出来的，那么保罗的其他同伴的名字可能也被提及。

事实上，支持路加是《使徒行传》中福音书作者的传统与支持任何其他福音书作者的传统一样好。反对它的论点本质上是基于所谓的保罗肖像与历史上的保罗不相容。我们已经看到这个论点缺乏说服力。

关于写作日期，我将阅读霍华德·马歇尔的结论。然而，如果可以合理地认为，路加在他所记录的事件发生后不久就能对早期教会有一个细致入微的了解，那么早期的日期似乎是可能的。我们已经看到证据是模棱两可的。

一方面，《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没有透露出保罗在罗马两年后发生的任何事件，也许除了他的死。另一方面，也以一定的视角回顾了他的职业生涯。因此，FF·布鲁斯的观点有很多值得说的地方，即路加福音-使徒行传可能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完成的，完成的作品可能是在公元 70 年出版的。

根据这种观点，路加把他的故事带到了一个重要的节点，即完成了将福音带到罗马的过程，保罗在罗马不受阻碍地传道两年就象征着这一点。这是故事的一个恰当的高潮，卢克很高兴地终止了他的帐户。作曲地点？如果使徒行传的日期不确定，那么它的写作地点和目标读者的所在地就更不确定了。

必须承认，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结论。确定《使徒行传》作者的写作日期和地点，对于我们理解这本书没有多大帮助，除非我们能独立地了解这些因素，然后才能利用这些因素来阐明这本书本身。

当然，如果《路加福音》是在更早的时候写成的，如果《使徒行传》是在更早的时候由保罗的同伴路加写的，那么它很可能比由二世纪初一位不知名的作者所写有更好的历史依据。同样，如果教会中存在一些特定的历史情况导致本书的写作，那将很有帮助。然而，没有证据表明路加试图应对教会生活中的某些特定危机。

他的动机不那么明确。幸运的是，这本书的可理解性和价值在很大程度上与对本书写作时的具体情况的了解无关。虽然对使徒行传的细枝末节的解释仍能引起学者们的激烈讨论，但该书的基本主题基本上是清晰和简单的。

我们以使徒行传的永久价值来结束对马歇尔使徒行传神学的处理。在某些情况下，教会中与路加有关的特殊问题已经消失了。教会不再关心犹太人和外邦人的问题以及由这一基本问题引起的所有次要问题。

然而，这本书在许多方面仍然对当今的教会具有价值。一两个样本就足够了。首先，路加本人被视为一位关心田园生活的作家。

他写作是为了帮助和帮助教会。他一劳永逸地证明教会历史不是一门冷酷的学科，而是可以成为鼓励上帝子民的手段。其次，路加明确表示，在他看来，教会的根本任务是宣教。

他很少谈论教会的内部生活，而将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教会任务的这方面。此外，对路加来说，宣教意味着传福音、宣讲耶稣的好消息，以及对悔改和信心的挑战。第三，路加证明，在神的旨意中，教会内部不能存在种族歧视。

教会被称为所有人的见证，并以同样的条件向所有人提供救恩。第四，路加强调了精神在引导和赋予教会力量以完成其使命方面的地位。这项使命不仅仅是人类的成就。

圣灵的恩赐是为了宣教的目的而给予的，而不是为了教会或其个别成员的私人造就。第五，所有这一切都可以概括为这样一个事实：路加认为教会是神所兴起和引导的，以便教会能达到他预定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路加可以说是相信荣耀神学，神学 荣耀。

他相信福音最终会取得胜利。但与此同时，他很清楚福音的胜利只能通过受苦和殉道才能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最坚定地相信十字架神学，神学 十字架。

二十年前，我参观过德国卡塞尔小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受重创后，这里的大部分地区仍然是一片满目疮痍的废墟。但在古老建筑的废墟中，仍然矗立着一座教堂的残破外壳。

这座建筑只剩下一些碎片，但在一端，一座尖塔仍然指向天空，门口的石头上还刻着一段铭文。但神的话语永远长存。卢克会欣赏这种象征意义。

这就是他要对我们说的话。

这是罗伯特·A·彼得森博士和他对路加福音-使徒行传神学的教导。这是第 19 节，我，霍华德·马歇尔，使徒行传的历史性，路加的保罗肖像。